



记忆深处

沈鹏先生与内乡毛华菊

王玉红

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3年8月21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提起沈鹏先生，生前和内乡毛华菊还有一段佳话。

毛华菊又称白菊，是内乡宝天曼腹地特色野生药用菊，因其枝叶背面有白色绒毛，顾名思义称之为毛华菊。毛华菊存在由来已久，多种书籍药典中已有大量介绍，是本区域范围内得天独厚的药用和菊饮资源。内乡宝天曼是世界生物保护圈和世界地质公园，被称为“天然生物基因库”，其区域群落分布呈现生物多样性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南阳郟县（今河南内乡）有菊潭，饮其水者皆寿。明确论证以菊入药，可散风清热，平肝明目，清热解毒。汉代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经方用药多次提到内乡地道药菊，如杞菊地黄丸，正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崔氏八味丸基础上提炼而来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称菊花春生夏茂，秋华冬实，备受四气，饱经霜雪，花槁不零。并明确记载：“白菊原生南阳山谷及田野中，郟县（今内乡县）最多。”其中所提白菊即毛华菊，说明当时已高度重视毛华菊的药用价值。

内乡是菊花故乡，是药用菊的发源地，毛华菊是世界菊科的母本。自唐代以来，有多位著名的诗人到过内乡，咏菊、赏菊、颂菊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如李白登临内乡，写下了“时过菊潭上，纵酒无休歇。”明代诗人李薹一生写下了许多关于咏菊的诗篇，最著名的要数《菊潭》，“甘菊之下潭水清，上有菊花无数生。谷中人家饮此水，能令上寿皆百龄。”清代诗人郑板桥到内乡后，留下了“南阳甘菊家家有，万古延年一种花。

八十老人勤采啜，定教霜鬓变成鸦。”除上述之外，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、苏辙等古代大家登临内乡，均留下了诸多咏菊的诗篇，构成了内乡菊花文化不可多得的绚丽华章。

为更好传承和弘扬内乡菊花文化，2021年5月，宏达集团总经理李刚作为内乡菊花文化第三代传承人，专程到北京为内乡毛华菊申报“国家地理标志”时，有幸认识了原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殷女士。言谈中，他得知殷女士的爱人沈鹏先生系当代书法繁荣发展的见证者、推动者。殷女士表示她和沈鹏先生年岁已高，患有眼疾等多种常见性疾病。李刚得知情况后，向殷女士介绍内乡毛华菊属原始、野生、内乡独有物种，有清肝明目等多种功效，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，建议她和沈鹏先生使用毛华菊产品。同时，李刚表示想拜见沈鹏先生，希望他为内乡毛华菊题写名称。沈鹏先生没有立即答应李刚的请求，表示其本人并不了解内乡毛华菊产品的功效，贸然题写，必将产生不良后果。沈鹏先生夫妇将信将疑试用3个月内乡毛华菊后，眼疾得到明显缓解，大加赞赏：内乡野生毛华菊功效就是好！挥毫题写了“内乡毛华菊”。

沈鹏先生题写的“内乡毛华菊”几个大字，将伴随着悠久的内乡菊花文化，永续流传，走向世界。③9



诗语

七夕

廖华歌

我屏住呼吸
屏住被拦截的泪
七 一个中国古典里
多么玄幻的数字

什么时候开始
一个神话 一个传说
把中国人心底的暗伤
铆定在这个月朗星辉的夜晚

星汉迢迢
谁在歌唱
把血月亮拉回人间
牛郎默默
仙女戚戚
长簪划过
裂帛一声天地间

何鹊何燕
男耕女织
柴米油盐
本是人间平常事
舶来的节日
难慰世上断肠鸳鸯
躺平少年

今夕何夕
谁来荡平
布衣权宦
富贵贫贱
这道世俗的门槛
让悲剧不再重演
让爱永留人间 ③9

祝福

王西杰

今日，我要张开双翅
口衔玫瑰与合欢
用爱情和祝福装扮天桥

今夜，我要举起双臂
搭建葡萄的架子
把双手伸展成葡萄的叶子
接住天桥飘下的雨露与情话
和月光团成晶莹的珍珠

明天，你走过一座彩虹桥
就能遇见理想的爱人
采一串珠圆与玉润
就能品尝爱情的甜蜜 ③9



心香一瓣

心月荷塘

鲁晓英

郊外有处荷塘，恰逢月半，几个文友你呼我应，相约共赏荷塘月色。

去时天已向晚，夕阳的余晖下，高高擎着荷伞的叶有一人多高，遮住了大半天空。前几日阴雨绵绵，荷塘内外水丰草茂，那几十亩荷塘间，无数条蜿蜒繁复的幽小径隐匿在葳蕤的蔓草中，暮色遮掩下，让人有莫名危险潜藏在未知角落的感觉。恰逢有人不小心绕道别处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，相互呼应间才汇合一处，心下难免忐忑。但太过惦念月色荷塘之美，大家便不管不顾，只是谨慎前行，力争不落半步。

一路走来，远处白杨树间或有蟋蟀声嘶力竭地叫着，沟渠里蛙鸣阵阵，草丛里虫叫声声。清风徐来，无处不在的青草味和满池荷香和风而过，此情此景，使人忘却了来路的不易，只记得那股和家乡同源的清新。塘里莲叶田田，荷花却已谢大半，只有几米外三两支将谢未谢的荷花和倒影顾影自怜，在绿肥红瘦中楚楚动人地立着。触目可见的是依着圆润荷叶姿态万千的蓬莲，它们有的立于塘中央无数荷叶间遥不可及，有的沿塘沿挤挤挨挨探着头，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它凹凸不平软软硬硬的外壳。用手轻捏，微湿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圆鼓鼓的莲子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。看来赏荷来得晚了，多数莲子都成熟了。

若早到几日，正繁花似锦，那该是多么美轮美奂的一幕啊。那些花儿朵儿，一定满是朵朵粉簇簇白，在这池绿中努力舒展着自己窈窕的腰身。水中月，月中荷，相映相衬。含苞待放的低眉顾盼羞而不语，肆意张扬的昂首向天傲而不群。或许，荷叶上还有几只蛙奏响夜曲，几条小鱼伴着节奏嬉戏莲叶间。微风起，荷叶此起彼伏，跳起圆舞曲，荷花则摇曳生姿，尽显婷婷袅娜。

水面上，蛙在欢唱，鱼随激滟的水光倏忽来去。轻雨来，小生灵们竟先没了踪影，满池荷叶上滴雨成珠，不恰似大珠小珠落在碧绿色的玉盘上？看也是美，听也是美。

若是满月当空，星光漫天，那荷花就似披着薄纱的少女，性情高洁又神秘莫测，只露一双清冷却娇媚的明眸令人心动。这月光隔着几百年的岁月，曾陪宋伯仁一起赏荷，伴陈必复荷边乘凉，与杨公远看白莲跳雪蒙羽衣舞，同朱自清赏尽荷花万般美。然而，此刻的天空却是厚厚的云里透着模糊的亮光，月却迟迟不来，很是遗憾。

磕磕绊绊，终寻得一略微平整处。铺了垫子，你拿出一份烤鸭豆腐皮，我拎来一份大虾花生米，摆出烧饼水果和小酒，浅酌几杯，再夹几口小菜，谈天谈地谈月荷。这片荷塘有了文学气息的烟火味润色，多了不少生机。

那夜，我们从夜幕低垂等到云遮满月，荷塘里只有深深浅浅高高低低的墨，和风过后荡漾的微光。想月不见月，这次荷塘月色赏得郁闷了。

在回程路上，月光终于从身后照来，云月追逐间，我远远望见月在荷塘上空忽隐忽现，它像个精灵一般，点亮了整个荷塘。我想折返，让心里那池月色荷塘成为今夜存在着的经典，但夜色已深，文友们都已先行离开，草丛里蚱蚬儿也唧唧地催我快走。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望，心里那点缺憾早已变成欢喜。

我忽然释然，我们此行赏的哪里是宋伯仁朱自清等人笔下的荷塘月色？分明是我们的心情，那才是可供鉴赏的荷，可供追逐的月。

心在，荷就在，月就在。③9